

議、辨、對

考、銘、頌

贊、雜記

青海省地方史志  
資料摘鈔集

西寧府新志 卷五

藝文

七田議

崑崙積石二山辨

極言無諱對

皇清西甯府文廟樂舞後流考

崑崙銅柱銘

崑崙大鳥銘

請封祁連山銘

皇清道署間敬軒銘 并序

趙充國頌

禿髮贊

吐蕃贊

皇清稚松贊 并序

皇清塞外大通衛三川書院學約

皇清示甯郡諸生

皇清顯東曾許仲玉先生西平出塞圖

書王忠毅公奏議後

敬書日之太父入西甯名宦祠疏後

先發烏孤能用人

禿髮麴梁明不辱命

西秦乞伏氏所出

廝羅計破元昊

啗廝羅風俗

元帝師八師巴

刺麻胆巴如黑

義僕李未翁

祝囊台吉喜秀才

無恙全滿定合首氣扶幼主

海夷永卸卜墜卜兒孩遺孽

賴達黃台吉好善

五色雲氣

元石神畜

青海鼓水

星宿海非黃河本源

星宿海奇視

青海異獸

青海龍駒

琴，琵琶

大橫吹小橫吹

慈嶺西曲

崑崙鶴

甘藤杯，氍毹

月支香，靈釵

安石榴，崑崙玉李

西海郎謠

示從征羣生

石城山、從軍、邊城、

塞垣、西甯軍行區風、

塞外三首

送大司徒

吐蕃

奉和送金

城公主入西

蕃庭判

又，又

起極對  
昭年肯二日

蘇州府志  
卷三十七

藝文志

屯田議

西亭府

明張諫

自古英賢之君奇智之士當諸侯割據華夏分爭之  
 代以師行而糧從餽運不繼相其臨戎廣野使戍卒  
 耕稼其間耕而有獲以十二輸官以十八九自贍  
 由來以為良法美意者屯田是也趙充國以二羌反  
 叛廣田金城期年之間使先零坐斃曹操以征代四  
 方屯田許下墾荒積穀無遠運之勞諸葛亮與魏將  
 嚴拒乃從容渭濱分兵屯田司馬懿畏而欲避鄧艾  
 與吳為鄰開河渠溉田通於江淮大為戍吳之資嗣

是歷世因之其法寔備其利寔溥於今強敵陸梁非  
兵無以禦敵非糧無以養兵百計集兵千方足食而  
獨不及屯田者何也我太祖體國經野屯田徧天下  
而西北邊最多開屯之例軍以十分為率以七分守  
城三分屯種墾田之令邊方開田許軍民開種永不  
起科限畷輸租者為額內之田不起科者為額外之  
田然法久弊生弊久法盡瘠田荒蕪不治腴田為豪  
強兼并為官校侵奪為巧慧移邨易畷汨沒於田  
混亂于籍征輸徒有其名芻粟不為國用至于招商  
開中責令募兵墾田保五屯聚視功力給牒予鹽酬值

初時上下同利今復為敝商盡壞泥而不行然經界

在田中開列在紙上非高遠難行之事無幽隱不可

究之理但求憂國敏事之臣專任責成待以不次之

位其規畫措置一切聽其自為直以<sup>期</sup>朝年為限使田

額如舊課程如舊無占種影射包賠如舊隨處有田

隨處行師芻糧如峙內省帑運外省民輸有卒徒將

領以足兵有溝洫隴畛以助險有樹藝園林以護耕

轉盼之間變荒曠為豐壤易流<sup>茅</sup>而樂康阜民足國

未有善于此者昔唐德宗問李泌復府兵之策以兵

多食少欲減京西戍兵泌請發左藏積繒因党項易

牛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夏秋耕荒田而種  
之沃土久荒收入必多成卒獲利則願耕者衆既因  
田致富則不思歸及成期將滿下令有願留者既以  
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食而遣之是後  
收入既腴耕者願留家人願來變闕中之疲敝為富  
強泌之一言即日行之如彼其速即年獲效如彼其  
厚矧在今日大修屯政簡付得人今年舉之則明年  
報功決食其利矣其他籌邊遠畧十百千萬無如此  
事為急要也

辨

崑崙積石二山辨

明俞安期

按後漢書志郡國云臨羌有崑崙山班固漢書志地理其金城郡臨羌縣下疏云西北有西王母石室仙

海鹽池西有弱水崑崙山祠至唐而吐蕃稱三山中高

國中

長慶中劉元鼎使吐蕃

四下曰紫山古所謂崑崙亦曰悶摩黎山潘昂霄黃河

志云吐蕃朶甘思東北鄙有雪山即崑崙明洪武三

年西平侯沐英九年征西將軍鄧愈追羌人至此山

咸云崑崙是昉於涼張駿時馬岷傳會之言也馬岷

為涼酒泉太守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周穆王見西

王母謂此山宜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無疆之福駿

從之西王母既祠厥後葉范遂以崑崙載之臨羌而

疏班固地理志者亦約炳書張大之酒泉之南山非

臨洮之西北乎然禹本紀云河出崑崙崑崙高三千

五百餘里日月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華池

去崑高五萬里地之中也龍魚河圖云崑崙山天中

柱也水經云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河水出

其東北激淮南子云高萬一千里有奇上有木禾珠

樹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在其北佛圖

西域志云阿耨達大山其上有大淵水即崑崙山穆康秦

扶南傳云天竺恒水之源石極中北出崑崙山穆  
天子傳云云天子自崑崙崙山入於宗周星西土之數自

宗周瀍水以西至于崑崙側瑤池上萬有一千一百  
里酈道元注水經按是數說參以山海經謂里至互  
殊難以詳究蓋考之山海經而不悟崑崙有海內大  
荒之別也山海經之海內西經云海內崑崙之墟在  
西北帝之北下都方八里百高萬仞百神之所在河水  
出其東北隅入禹所導積石山郭璞注云言海外復  
有崑崙山又山海經之大荒西經云西海之南流沙  
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邱其  
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有人戴勝虎  
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是有二崑崙焉蓋穆天

子所登山海經所謂海內之崑崙坻固西域傳所載

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西東六千餘里南北千里東

則接漢院阮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計其里至度

其所在是介葱嶺于闐之間矣葱嶺以西為天竺國

又西有崑崙大是為天柱是為地中山海經所謂大

荒中之崑崙西域志所謂阿耨達大山禹本紀水經

所謂去嵩高五萬里水經所謂河水出其東北取屈

從其東南流入於闐是其重源也張騫尋河源至于

闐葱嶺以為河源而司馬遷遂有烏覩崑崙之論不

信夫禹本紀山海經之載又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

獨不覩尚書亦有織皮崑崙析支渠搜之紀乎又水  
經載河水由葱嶺逕西域十三國而注泐澤班固西  
域傳云河有葱嶺于闐兩源合而東注蒲昌海一名  
鹽澤卽泐澤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  
其水冬夏不增減潛行地下南出積石山為中國河  
范曄云西域內屬諸國自玉門陽關西至葱嶺千六  
餘里其紀河源同夫漢自燉煌西至鹽澤列起亭障  
戊巳校尉屯于車師都護之府置于烏壘介西域之  
中督察動靜是葱嶺于闐之流入於蒲昌漢之官卒  
目所經見班固記之諒非懸邈計度之辭水經所載

十三國鄜道元亦引國書入證往往胸合是非誕妄

至云鹽澤之水洄湍電轉為隱淪之脉當其環流飛

禽上經無不墜之是即河水所潛出於積石豈臆也

造由漢以來彰彰較著朝嗣後唐咸亨元年薛仁貴在

吐蕃敗績大非山二年乃以河關靜邊鎮置積石軍

久之遂訛河關兩山夾峙河出其間者為禹貢所導

之積石矧又輔以禹岌西王母之祠范葉臨羌之紀

崑崙既在河關之上益為積石明證矣水經云河水

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鄜道元謂

之重源東方朝嗣十洲記云崑崙圖南接崑崙圖實崑崙

之支輔與水經南至積石山之文合山海經云積石

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萬物無不有郭

璞注云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後漢書云段熲

為護羌校尉追燒當羌北關且行割餐由餐靈四十餘

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隋置河源郡積

石鎮命劉權鎮之統遠化赤水二縣在古赤水城又

在曼頭城西宇文述追破吐谷渾處所謂得地東西

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置郡縣鎮戍徒天下輕罪居之

者也注云有積石山河水所出又有烏海貞觀中詔

李靖侯君集等西征吐谷渾軍次鄉州始議所向後

戰於曼都山窮追出塞登漢哭山復戰于烏海破天  
注部于赤海君集道宗行空荒之地二千里乃次星  
宿川達拍海上望積石山觀河源自是以上曷嘗言  
積石在河關也唐置軍而更名積石借其嘉稱猶之  
征吐谷渾近在青海而以君集等為積石道部善道  
赤水道且為道鹽澤道也豈實隸其地耶置河源軍  
于鄯城縣又非河源郡之故地蓋可證也逮至開元  
中張守節作史記正義云河州有小積石山河源出  
大崑崙入鹽澤東南潛行入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又  
東北流至小積石山指河源所出者為大崑崙似以

臨羌山為小崑崙矣又以河源關為小積石吐谷渾  
界者為大積石其名迹未盡混也肅代之季吐蕃據  
有河湟中外隔越既易五朝歷數十年邈無經載長  
慶中劉元鼎使吐蕃胡怪乎以關為積石紫山為崑  
崙以積石冒出之流星宿川為河源也而舊估之通  
典歐陽元之潢記馮端臨之通考以至鄧展都贊潘  
昂霄輩不悟置軍名所由起寢假相延遂堅執元鼎  
之說極詆山海水經以及莊固郭璞鄒道元之傳鳴  
呼曲士拘儒經見不廣及於知識未逮者輒為荒唐  
誠諺所謂少所見多所怪妄鼓筆札而令前人之與

古蹟受誣千載直如長夜至於昂霄之志一行奉為

指南而本朝按河關者建立禹廟祀在有司積石之

訛益莫可辨崑崙之墟終古下移深可慨惜矣各有

難予者曰尚書崑崙析支差次敘之所在相去似不

應遙後漢書稱金城之西南瀆於析支則臨羌之有

崑崙獨不可以理推之而乃信不可知之載牒以置

辨乎余曰不然水經云河自朔方東轉徑渠搜北蓋

渠搜在今榆林北析支渠搜亦差次叙之相去大遠

又析支即河曲羌所居蓋都尉所稱九渡水是已又

稱由九渡至崑崙行二十六日程河始行崑崙南經

叙崑崙在析支之上又豈應山在析支下哉蒲昌之  
水潛出積石既有經證于漢而崑崙流入葱嶺獨無  
是理乎矧尚書亦稱道沈水東流為濟溢為滎東出  
于陶邱沈水亦既潛而復見尚書亦詭誕矣余賦黃  
河悉陳羣籍究其原委會通其故乃備列之以發千  
百年之覆亦  
對

極言無諱對

晉南涼  
史嵩

古之王者行師以全軍為上破國次之極溺救焚東  
征西怨今不以綏寧為先惟以徒戶為務安土重遷

故有離叛所以斬將剋城土不加廣令取士拔才必先弓馬文章學藝為無用之條非所以求遠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宜建學校開庠序選耆德碩儒以訓胄子

## 考

皇清西寧府文廟樂舞源流考

楊應琚

西寧  
僉事

粵稽往昔自古帝王未有不以禮樂化成天下者堯命夔教胄子有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之四言遂為萬世聲樂之祖樂記云詩言其志也歌永其聲舞動其容也蓋咏歌之不足則不知手舞足蹈而

動其容故有聲斯有容焉。文王世子云：凡教世子及  
學士，必時春夏教于左，秋冬教于右。籥皆于東，序內則  
六。凡生子，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誠以  
聲容之度，揖讓之儀，動止之數，少而習之，長而弗怠，  
心安志固，從日遷善而不自知。此先王禮樂教人之  
法也。漢唐來釋奠，始用登歌，舞用六佾。漢初樂舞卑  
者之子，不得預預者，皆二千石之子。下則大夫之適  
子，取高五尺以上，年十三至三十，顏色和，身體修治  
者，為舞人。雖與周制少異，猶古用國子之意也。明洪  
武初，擇國子監肄業諸生之端謹者，與文職大臣子

弟之在學校者習樂舞亦得古人遺意

國朝以學校諸生專志詩書恐未兼習則選凡民之俊秀者充樂舞於學院童子試免州縣試從儒學申送院試用昭鼓舞誠

聖朝之盛典也惟是 文廟樂舞祀典最重應選者皆讀

書子弟收錄練習以供祀事凡遇春秋祭期於演樂

前五日各備公服赴學習練至所有聲容度數誠恐

樂舞諸生一時未能深悉余承乏西平監司謹列十

二則刊示膠庠庶源流端委各知所遵守於無替云

一大成樂為宋方士魏漢津所製明洪武六年冷謙

更定樂舞樂章猶宋之舊而樂音非宋之樂音矣  
蓋以律呂考之謙所製者為太簇之羽中呂調也

漢津所製為南律之角大律變調也大抵樂律樂  
章本為二道宋自政和以降樂章屢易而樂律皆  
仍漢津之舊至冷謙定樂則樂章無改而音律非

宋元之舊我朝

聖德日新

世宗憲皇帝更定咸平諸樂章

今上皇帝特立樂部考訂精詳焉喬皇皇益昭

聖代文明之治矣

一舞有六佾歌生例用六人其音節必得優柔平中之意乃為善歌按樂記云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橐木倨中矩句中鈞累累端如貫珠此歌法之至精也抗舉也如手舉物雖高而不離手不至太高也隊如物之墜隨其淺深而去且無畱滯也曲者轉聲也如折枝然必須轉得輕款分明也止聲之定也欲如枯木嵯峨不搖颺也倨歌之轉折中短欲其方也句歌聲周轉中鈞欲其圓也其永言柳揚節奏如此故善歌者當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方盡永言之妙若聲無柳揚謂之念曲聲無

含蘊謂之叫曲皆不足以語此

一先王之樂本以莊敬之心出以自然之聲清而不

哀高而不激颯颯乎其和也冷冷乎其達也使聞

之者穢心滌而躁心平肅然不敢溢于範而曠然

欲與天地神明遊是故在廟朝聞之君臣莫不和

敬在閨門聞之父子莫不和親在族黨聞之長幼

莫不和順莊子曰內以示情外以示和旨哉斯言

可為萬世法矣

一古人有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蓋絲聲纖微失之

則細竹聲清越失之則高惟人秉中和之氣而有

中和之德八音律呂自當以人聲為度故音有未  
諧但當遷絲竹以就人聲不可屈人聲以徇絲竹

一鄭樵曰樂以聲為本詩以聲為用八音六律為之

羽翼耳詩三百篇用以歌非用以說義也自訓詁

之說曰勝而聲歌之樂曰微殊不知樂為聲也不

為義也有聲斯有義與其達義不達聲無學達

聲不達義

一宮商角徵羽謂之五音五音也者天地自然之聲

也在(為)天五星之精在地為五行之氣在人為五

臟之聲凡出于脾合口而吞之謂之宮出于肺開

口而吐之謂之商出于肝而張口湧吻謂之角出于心而齒合吻開謂之徵出于腎而齒開吻聚謂之羽此人生之宮商角徵羽也宋特張橫渠先生又以喉齒牙舌唇調宮商角徵羽謂轉聲而不變字為善歌管子曰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窈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此審音而知其為宮商角徵羽也持此說以審音雖未能盡知其理亦可以漸達乎五音矣

一舞者所以第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降天子用

八諸侯侯用六大夫用四士二按劉宋太常博士傳

崇議曰杜預註左傳佾舞云諸侯六六十三六八

竊以為非也夫舞者所以節八音者也八音克諧

然後成樂故樂必以八人為列自天子至士降殺

以兩兩者是減其二列耳杜以為例減二人至士

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按服虔註左傳云天子八人

諸侯六人大夫四人士二人其議甚允春秋鄭伯

納晉悼公女樂二人晉以一八賜魏絳如議者曰

惟天子用八當日鄭伯應納二六晉應賜絳二六

矣則每列自宜以八人為準故

本朝樂舞定例辟雖八八六十四人類宮六八四十八

人後雖更定三十六人然禮樂志考據詳明今且

存其說以俟高明商訂

一古人之舞文以象德武以象功武舞用朱干玉戚

其容發揚蹈厲文舞則夏翟華翕其容謙恭揖遜

文廟之祭崇尚武德故專用文舞

一文舞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籥本簫管之屬聲之音

本屬於是故用籥聲由陽來故執籥在左翟者雉

羽也雉性耿介而文彩外見類于士德故用翟在右

手秉翟者以容自陰作故秉翟于右焉

一文廟舞圖考舊志本采哲宗元祐四年大樂正葉  
防所造相沿至今已六百五十年元明以來未嘗  
改易

本朝亦因之而不變

一舞列六六三十六人分列東西兩階東西階舞容  
其容各異如東階舞生面西則西階舞生面東東  
階舞生面東則西階舞生面西又如東階者左手  
左足舞蹈則西階都右手右足舞蹈其背向疾徐  
俯仰綴兆亦皆成偶但左執籥右秉翟此陰陽定  
位不可改易惟身之舞容左右互異耳按闕里志

止載東階一圖今會其意按圖練習可也

一爾雅曰和樂謂之節樂之聲有鼓以節之舞之容  
有節以節之故舞時舞生之外又有執節二人舞  
者就列時雙節前引合列綴兆則執節者分列於  
東西兩階舞生之前以節其舞舞時執持舞止則  
植之於架

銘

崑崙銅柱銘

晉  
張華

崑崙銅柱其大如天員周如削膚體焉

其

崑崙大鳥銘

張華

有鳥希有綠赤煌煌不鳴不食東王公西覆西

王母王母欲東登之自通陰陽相須唯會益工

請封祁連山銘

明劉欽寬副使

明王有道不勤遠畧守在四夷蠢茲醜蠻整居荒

落易屬羈縻康戎心巨測左窺右右勦竊發西陲長蛇封

豕憑陵上國盱盱睢睢帝赫斯怒乃申九伐乃整六師

守書末頭

爰命西帥卑茲日羽殲此月支桓桓田公為首而正

為單而奇皇皇簡書授以節鉞假以便宜惡稔青酋

亟須翦滅而後朝食兵不留行出車六月歲夏赫曦

醜蠻分摧顛崖湮谷如鯨如鯢亦身戊子永苗邁逆

天討久稽公令元戎敵王所愾京觀其尸殄厥渠魁  
併其羣醜靡有孑遺公策二首難心不敢毋令遽髡

躬率一軍協連諸校是肆三犁火烈既揚公親逐北

介馬而馳若雷斯轟若擊是掃若電斯飛腥延紅崖

膏賞渾青海血赭燕脂伐鼓吹鏡釋冰反旆薄言旋國

露布獻功稽首再讓臣何敢居惟帝曰咨師武臣力

厲其庶而何錫予之彤弓旅矢麟趾犀毗載命太常

其以勳伐勒彼鼎彝礪山帶河爰及苗裔天祿永綏

微微臣揚扆豐碑高峙億萬年斯

皇清道署間敞軒銘并序

楊應堪 西寧 領事

署西偏隙地軒爽余引流種樹建屋三楹以騁懷也  
方伯徐公謂余曰唐處士孟浩然有閑軒臥閣敞之  
句此間近之因以顏額公餘偃仰吏乎有處士之娛  
矣疊為三銘曰

忙則不閒狹則不敞筆搖花落吏擁雪響  
山節蕒稅此何為者小橋流水身疑在野  
種樹成林山鳥亂啼風雨如晦七聖猶迷

頌

趙克國頌

漢揚雄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昌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

惟後將軍整戎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諭以威德  
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謂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  
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致勝威謀靡元  
遂克西戎還師于京鬼方賓服固有不庭昔周之宣  
有方有虎詩人歌功迺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  
赳赳桓桓亦紹厥後

贊

秃髮贊

晉書

秃髮弟兄擅雄羣夷開疆河外清氛西土得檀傑出

騰駕時英窮兵黷武喪國頽聲

吐蕃覽

唐書

唐興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覺其牙犁其庭而後已惟吐蕃回鶻號強雄為中國患最久贊普蓋盜河湟薄王畿為東境犯京師掠近輔殘馘華人謀天<sub>虢</sub>帥<sub>園</sub>視共計卒不要領晚節二姓自亡而唐亦衰焉夫外撫內寧惟聖人不讓元宗有懿德而拓地太<sub>得</sub>大務遠功忽近虞逆賊一奮中原分裂訖二百年不<sub>而</sub>復完面至陵夷然則內先自治釋四夷為外懼守成之良資也

皇清稚松贊并序

余再蒞湟中自東郊僧院移稚松一植于道署間  
敞軒之前今已十年矣僅高三尺培養之不遺餘力  
或曰此松長成君去官久矣余曰種樹而望成材自  
獲其益此後人之見也余則不然乃為贊曰

劔拔三尺而有千尋之勢余愛其歲寒之心非利其  
有棟梁之致培而養之將成國器棄而置之恐與蓬  
蒿無異

### 學約

皇清塞外大通衛三川書院學約

古者黨庠之設所以教養人材俾之德修學殖以備

國家器使隸其地者必各敦詘勉共就甄陶方能三年  
小成七年大成文行卓著卓為人望爾大通衛地居  
塞外人離番戎自雍正三年始設義學已歷一十三  
載迄今學不加進業不加修良由爾父兄狃于姑息  
子弟樂于怠荒故卒無成效今于乾隆元年冬另建  
書院敦延名師俾晝夜維勤寒暑無間以仰副

聖天子興賢育才之至意比歲以來聞諸生讀書漸有進  
益已詳請制府兼中丞陽湖劉公題准該衛每科  
歲考取文武生員三名暫附府學可謂千載一時若  
作輟不常去來無定將何以應試又將何以立身自

茲以往不得不嚴立規條稽考文行爾諸生各宜尚  
志以慰弟望余

一大通僻處荒徼地瘠民貧只編氓子弟自宜戮力

耕耘為俯仰之藉然皆事由田疇不知禮義逸居無

教愚野堪憂今定一家三子擇俊秀者一人入學

肄業或止生一子氣秉孱弱力不能任稼穡者尤

宜讀勤學奮志青雲

一子弟入書院肄業及在義學讀書者須遵朱子白

鹿洞規論定程董學則及分年讀書法令各錄一

冊揭之楣間庶觸目警心感發興起

一書院肄業諸童欲知行文宜謀篇法單題首應專  
攻次如上下偏全長短理致典故及全章大節各  
題式不可枚舉總之俱宜擇先正傳文熟讀數百  
篇以為矩矱庶極情盡致下筆時不至茫無畔岸  
尤貴明理養性為世通儒

一諸生須立志宏遠不可以讀書為取利祿而已也  
朱子曰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  
要做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又云非是科舉累人  
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  
見為文以應之得失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

累也所——言最為諄切學必<sup>者</sup>勤破此<sup>者</sup>闕讀乃有進步

一子弟五歲以上即令向義學念書四書本經須令

與小註同讀經書讀畢仍講明小學然後送書院

肄業

闕

一大通衛新疆甫<sup>闕</sup>避文運初開師儒秉鐸尚無專席

該衛撫治斯邦父母師保是其兼責應于月終請

院長將各<sup>章</sup>所讀何文所講何書條列各<sup>章</sup>名卡

每遇朔望日赴該衛衙門聽令背誦宣講如講誦

無訛者該衛賞給紙筆以鼓勇往不能講誦者責

以示懲不得姑恕

一凡在書院及在義學者如家中果有大事須父兄  
據實訴明師長准給假倘託故逃學者師長移送  
該衛卽征父兄以姑容過

一師嚴道尊子弟負笈從遊學業固資教誨卽飲食  
語言皆為諸生之觀法令之朝夕薰染漸歸純正  
今將朱子童蒙須知抄發一冊以為矜式先生既  
擁皋比諒有婆心顧名思義尤所厚望

一每遇朔望隨師長禮拜

先師畢卽首向師長行禮次向學長行禮然後各

人相與對揖嚴朔望之儀謹晨昏之令如此教以父事  
兄事則長幼尊卑秩然有序庶禮讓之風可成

學示

皇清示寧郡諸生

楊應琚

西寧府志

竊以會文講學固宜淬礪其英華而養材育能先當  
造就其器識本道初蒞再任十有三年開館延師難  
更僕數殫心分俸敢云培植士風日就月將惟望教  
崇實學乃屢舉賓興之典究未聞鹿鳴之歌竊有愧  
心載申前志凡寧屬諸生務模範聖賢之法則毋破  
矩而削規屏除世俗之輕浮須履仁而由義莫視公

府為捷徑致貽笑于猴冠毋借儒服為護符使與嗟

于虎翼須達詩書之精義以明忠孝之大端閉戶潛

修同人砥厲篤敬于君親師友大節無虧著信于

家族里閤閤言盡釋立身克己先德行而後文章志

道窮源黜膚詞而探理窟晨窻伏案午夜篝燈四書

之精與與既明五經之至理宜析士子明一經猶之民

人之專一業業專則技巧經明則學醇顧深于易者

潔靜精微而不雜深于書者疏通知遠而不誣深于

詩者溫柔敦而不愚深于禮者恭儉齊莊而不怠

深于春秋者屬辭比事而不亂更欲法有準繩宗濂

洛闕閩之精義論無枝葉熟左國史漢之雄文蘊于  
心而發于言存諸內而形諸外品高者識卓學富者  
理純立局自先審題扼要在於取勢材由經史詎比  
空疏體本成洪白無滋蔓何必夸張流灑於風雲月  
露之篇切莫隱僻新奇炫牛鬼蛇神之異修詞莫如  
尚意求穩不須好高固運用之無方亦神明之獨得  
至于詩賦一途淹雅不廢况館閣命題輒先聲韻干  
時不為研究居稽他日何以對揚

殿陛夫詩歌創於漢魏律體始自初唐代有名家清新

俊逸各擅所長然詩以言志惟心意和平性情中正

亦各抒其所得而已賦有古賦律賦之別今之應制

惟用律賦起自六朝盛行唐代限以聲韻而尚以駢

儷對宜精工而機宜流動果使金聲擲地紙價爭昂

固翰苑之先資亦文人之樂事總也修省于暗室屋

漏之際指示其嚴切磋於一堂晤對之餘直諒無隱

日新時習期去偽以存誠身體力行務先本而後末

見真儒於此日卜碩輔於他年匪獨獻替

大廷展理學為匡濟抑且表儀鄉國挽澆薄為淳良况

今府縣廣文皆經明學博立有月課務宜遵行諸生

勉之本道臥病搦管一片苦心毋付充耳

題跋

皇清題東魯許仲玉先生西平出塞圖

楊應琚

恬淡之士志在林壑慷慨之士志在疆場矯矯先生

鬚蒼怒張腰橫一劍秋水深藏磨之十年未試鋒銜

歲在辛丑西戎跳梁家屨從軍鞞運芻糧先生慷慨

杖劍匡襄西碣關外六月飛霜大漠艸枯連山水竭

人馬相依重裘似鐵先生散人夫何至此歷盡崎嶇

以報知己幾今已何時六載於是家嚴蒙

恩開府百粵先生來游揖為上客追憶疇昔爰繪此圖載

笠披毡雨雪載途鴻鵠之志志在遠舉瘴海層冰不

知其苦

書孟忠毅公奏議後

余總角時聞吾鄉孟少保督三秦有大功稍長耳益  
熟迨歷任內外于役兩河見公生祠徧山谷始備聞  
李賊殘虐根株竄伏隨斬隨蔓而逆回因之擾害犯  
我五州晉中又復亂作于時公時勿亟勿遲決敗算成  
效于俄頃以鎮定走賀珍以寬容平戎守龍之亂以  
正兵復固原以奇兵得龍安以勝兵解蒲解聲生  
勢長然後積粟厲兵出入耕守用中厚正直得吏民心  
以為規取全蜀之策而公疾作矣因思慨慕其人宜

凡口皆原本  
字跡模糊不辨

得其著述 湟中宦家 僅有奏議 抄本得之 留月餘朝  
夕 諷詠計公 督秦凡十 年其章疏 卓然可傳 者數十  
百 事要之以 得人材為 主以安反 側為先以 乘機應  
會為奇以 恤民節餉 為本奮厲 感發奏懇 至再至三  
忠誠之心 流於楮墨 〇〇〇

上無疑行 其御下無 煩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永綏秦士 則凡

夫銷萌杜 讐當必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至如嚮者 涇

原漢川之 間勢成滯 羹歷久而 後定〇〇〇〇〇〇〇

公元文所 云然賴

廟勝之畧 羣叛投首 尚有公麾 下簡拔之 將如張戾 勇趙

將軍良棟王將軍進賢諸公 國家復得其力于十

數年之後進賢如公雖沒猶未亡也夫我

朝定鼎之初人才林立當是時戰勝攻取海內嚮平肩封

疆之任者皆必有非常之材相與彌綸于其間而求

其忠毅完名受

歷朝褒譽如公者未可一二數也謹書語於後而歸其

書本人雍正十二年七月四日

敬書臣亡大父入西寧名宦祠疏後 楊應琚

黃帝時四監唐虞四岳十二牧代三代方伯連帥是皆

後世監司之任漢唐以來官無常制至明分天下為

楊對 xiii

十三省設布政叅政叅議後遺大臣以巡撫遂為定制我

朝因之然為監牧而能踵父祖嘗所居位自昔衣冠以

為盛事唐李文饒獻替記稱開成二年自荆西觀察

授淮西節度國朝二百年未嘗有自潤遷揚者況兩

地皆是舊封倍懷榮感益其父亦并領揚潤故也宋

歐陽叔弼知蔡州其父文忠之舊治也其謝罕執啟

曰惟近輔之名邦實先人之在跡高城不改自疑華

表之歸老吏幾希尚守朱門之舊追懷今曩倍劇悲

歡靖康中翟公選自翰苑出守亦其父思之舊治也

其謝表曰惟昔先臣再臨東粵豈期暮齒乃踵前修  
朱邑世祠猶有蒸嘗之奉石侯家法自憐孝謹之衰衰  
敢不慰問青年覽觀謠俗先中丞昔為東郡太守為  
先曾祖舊任相距三十年先曾祖母尚得迎養于署  
蒙

聖祖仁皇帝有祖孫一堂之褒嗣為大梁方伯為先叔祖  
中丞公舊任後遷粵東中丞係先大父舊治相距僅  
三載耳而先大父猶為兩湖總製造先大父及先中  
丞捐館舍士民共請入祠蒙

恩俞允先君隨臣亡大父同入名宦是不特父子同任臣交

歷任乃係祖孫叔姪後先輝映且同為名宦昭穆一  
堂受民尸祝尤為衣冠中所僅見者余小子自河東  
調補湟中監司又係大父先舊治適逢題請入祠而  
先大父神主又係余小子親身入觀者如堵捧老  
民至有泣下者是又一奇也然則余家甘棠可蔭  
孫矣要之此皆食先人之舊德得荷

列聖之殊恩當念遺愛之厚無忘教忠之餘世世子孫可

不慎哉可不慎哉

卷三十七

西寧府志卷三十八

雜記

西寧府

禿髮烏孤能用人

南京烏孤稱武威子王徙至樂都以金石生時連珍四

夷之豪傷陰訓郭倬西州之德望楊統楊貞衛殷麴

至明郭黃郭奮史嵩鹿嵩文武之秀傑昶鞞足張

昶郭韶中州之才令金樹薛翹趙振王忠趙晃蘇霸

秦雍之世門皆內居顯位外宰郡縣官方授才咸得

其所

禿髮麴梁明不辱命

南京禿髮利鹿嗣偽位徙居于西平使記室監麴梁

明聘于段業業曰貴主先王創業啟用功高先世宜

為國之太祖有子何以不立梁明曰有子羌奴先王之命也業曰昔成王弱齡周召作宰漢昭八歲金霍夾輔雖嗣子冲幼而二叔休明左提右挈不亦可乎明曰宋宣能以國讓春秋美之孫伯符委事仲謀終開有吳之業且兄終弟及殷湯之制也亦聖人之格言高代之通式何必系己為是然兄為非業曰美哉使乎之義也

西秦乞伏氏所之出

按晉書在昔有如弗斯出連叱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乃殺焉

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開路惡神也遂塞不通俄  
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時又有乞伏部老父欣然  
自以有所依憑字之曰統于統于者夏言倚也年  
十歲驍勇善騎射彎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為  
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託鐸莫何託鐸者言非神非  
人之稱也其後有祐鄰者國即仁五世祖襲樂都降  
傳檀之熾磐即國仁從子也

廝囉計破元昊

廝囉集兵殺逋哥徙居青唐宋景祐中以廝囉為保  
順節度觀察留後歲以奉饒令秦州就賜元昊侵掠

其界兵臨河湟，斯羅知衆寡，不敵壁鄯州，不出陰間。  
元昊頗得其虛，賢元昊已渡河，插幟志其淺，斯羅潛  
使人移植深處，以誤元昊。及大戰，元昊潰而歸，士視  
幟渡溺，十八九所鹵獲甚衆，自是數以奇計。破元  
昊，遂不敢窺其境。

### 喻斯羅風俗

懷恩惠，重財貨，無正朔，市易用五穀，乳香，礶，砂，蜀，毳，  
馬，牛，以代錢，帛，貴，虎，豹，皮，用，綠，飾，衣，裘，婦，人，衣，錦，服，  
緋，紫，青，綠，尊，釋，氏，不，知，醫，藥，疾，病，召，巫，覡，視，之，焚，柴，  
聲，謂，之，逐，鬼，信，呪，詛，或，以，決，事，訟，有，疑，使，詛，之，訟，者

上辭牘籍之以帛事重則以錦亦有鞭笞枉械請獄  
其人喜災生物無蔬茹醯醬獨知用鹽為滋味而嗜  
酒及茶居板屋富姓以氈為幕多竝水為鞦韆戲  
貢獻謂之般次自言不敢有貳則曰心白向漢丘

### 元帝師八師巴

按元史自其祖朶朶赤以其法佐國主霸西海者十  
餘世八思巴生七歲誦經數十萬能約通其大義

言

國人號之聖童故名八思巴少長學富五明故又稱

曰班彌怛歲癸丑年十有五謁元世祖於潛邸與語

大悅日見親禮中統元年世祖卽位尊為國師授以

玉印命製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闔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闔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韻之法而大要則以諧聲為宗也至元六年詔行於天下

刺麻膽巴幻異

按元史巴西番戾甘斯旦麻人幼從西天竺竺古達麻

失利傳習梵秘得其法要中統間帝師八思巴薦之

時懷孟大旱世祖命禱之立雨又嘗呪食投龍湫頃

之奇花異果上尊湧出波面取以上進世祖大悅至

元末以不容於時相桑哥力請西歸既復召還謫之

潮州時樞密副使月的迷失鎮潮而妻得疾膽巴以  
所持數珠加其身卽愈又嘗為月的迷失言異夢反  
已還還朝期後皆驗元貞問海都犯西番界成宗命禱  
於摩訶葛刺神已而捷書果至又為成宗禱疾遄愈  
賜與甚厚且詔分御前校尉十人為之導從成宗北  
巡命膽巴以象輿前導過雲州語諸弟子曰此地有  
靈怪恐驚乘輿當密持神呪以壓之未幾風雨大至  
衆咸震懼惟幄殿無虞復賜碧鈿盃一大德七年夏  
卒皇慶間追號大覺普惠廣照無上帝師

義僕李未苟

明西寧千戶李淳家丁有李未苟者膽勇過人技

尤絕善長矛擲索能於五十步外縛人馬故臨戎能

以少勝多夷多望旗畏避淳善相馬正德七年壬申

閏五月丙午夷犯西川初五日都指揮汪淮以五千

兵禦之甫渡河夷盡集出掠者負早坪山結陣以拒

一黑面金環首騎白馬橫長矛呼吼馳驟數逼官軍

勢甚武一軍色動淳見之謂家丁未苟曰賦所乘良

驥也若持索俟近河灌木南淳挾一矢馳誘之酋逐

淳灌木回射中酋喉未苟擲索獲其馬淳乘之喜曰

報效之資也後淳勦番遇害未苟亦從死焉

祝囊台吉喜秀

祝囊內兄麥力幹世牧青海其少主慙頓避逃于坤  
都魯祝囊時時相過從循長城繞祁連若路迂間  
越邊過則掠且殺戮有一二諸生持羊酒勞之喜  
曰所過不見有若此此何如人左右曰讀書秀才祝囊  
曰秀才知禮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諸生  
曰惟有德者居之曰何為有德者曰不殺不焚不擄  
掠祝囊捧腹大笑曰如是耶策馬去戒帳下曰不得  
更踰邊犯一草木過慙頓曰學佛經不如學漢人書  
近邊有秀才可請為師傅慙頓從之于是近邊諸

部多厚幣延老學院講四子五經

無素奈爾定合首氣扶幼主

免

慙頓西域人噶爾旦殺其父其祖綽庫免吳把什走  
死慙頓年幼方騎羊射鳥聞之倉皇無所往其祖部  
落曰無素奈爾定合首氣奔還抱之大哭曰故主骨  
肉尚在足矣收散亡百十人擇善馬抱以東奔西寧  
金山兵追之背負矢如蝟易四馬始脫從者止五騎  
至坤都魯遇祝囊以少主托乃馳而西號召舊部得  
數百人牛羊馬騾驢駝稱是載婦人統道抵坤都魯  
坤都魯故沃野乃勸部落勤牧射慙頓既長與綽力

鬼合首氣女為婚諸部始重慈頓別部落日益歸之  
云無素奈爾定合首氣內奉幼主外整部落數年眾  
十倍于初時年未來老髮髯無一莖黑者有子曰二長  
滾卜插罕次曰滾卜力爾吉

海夷永郎卜暨卜兒孩遺孽

黑爾根黃台吉一手反擊謂之亂手子永郎卜之孫  
也兄弟四人長墨爾根次緝庫鬼次滾卜插漢次勞  
藏墨爾根部落三百餘騎由青海畜牧于祁連山陰  
與甘州紅崖相接攘勞藏掠紅崖般游擊欲進取高  
臺曰吾欲乘勢收河西地墨爾根持不可曰失人心

開邊釁為大丈夫所笑悉驅勞藏所部出塞去一

懷阿爾賴乃達蘭太之子也世牧青海上初卜兒孩

稱汗既死部落分稍弱達蘭太復盛已而卜兒孩嫡

孫盛達蘭太且死懷阿爾賴與其弟滾卜弟乃爾吉○

無分地視卜兒孩子孫為最貧及洪米開市兄弟獨

色喜驅馬數千移穹廬于大通之野馬川引弓之民

已滿三千乃分為三部兄弟皆狡獪而相得無間初

河西諸回回叛及敗乃爾吉誘至致三百餘人皆善

火器懷阿爾賴曰是善火器者不可分為奴使教部

落有大用大草難者橫截甘涼二州草豐美南北百

里東西三百里中有焉支山林木多禽獸繁盛然在  
祁連山北甘涼喉吭三部入據之嗣為青海蒙古遊  
牧處

國朝雍正三年始驅逐為內地云

麥力幹黃台吉其祖卜兒孩繼亦不剌據青海有衆  
萬人麥力幹與諸父諸兄三分其軍皆為黃台吉麥  
力幹分地在青海北與西寧莊浪涼州接壤麥力幹  
剛躁多嗜慾而性狡獪初聞中國有事乃糾合各部  
謀大舉諸父達賴黃台吉聞之怒曰動即殺汝達賴  
雅為諸夷所信服麥力幹即不動因開白塔兒地于

北川口外卽之大通衛也中國之亡命回回叛敗

者盡招致而館穀之察其可用者分任之或以自

隨其不願者聽強勝為青海祁連諸部最常築室

于大通河涼輒行國不一居其從兄達爾加黃台吉從弟

懷阿爾賴輩咸倚之為重麥力幹雅好結納以小利

餌諸夷故各部咸聽命旣修貢於噶爾旦無外憂益

肆其力以招叛亡性好酒耳不絕聲目不絕色達賴

刺賴麻勸以少貶損麥力幹善其言而不能自制常冀

達賴黃台吉死以庶幾逞其志無何病入涼州之

水磨川求醫藥毳帳接於交衢未幾死時

國朝康熙二十三年也子南力木嗣為黃台吉

達賴黃台吉好善

之

達賴黃台吉卜兒孩子後失兔之幼子也生長青海  
上日與黃衣僧講經父死襲黃台吉分部引弓之士  
甫三千初集慶死其子內亂達賴召之數其罪欲斬  
之其子于是棄部落去不敢復見達賴之分地直接  
西寧邊界素不侵犯市口交易皆持平晚年部落增  
至六七十無貧乏者諸從子見歡然無疾辭遽色然  
皆嚴事之西寧塔兒寺生菩提樹乃出黃白金三裹  
之漢土番弗咸不敢竊取初中國有事其從子達爾

加攻河州閱月麥力幹取涼州黃城兒達賴力持不  
可使者交馳于西南乃各罷去達賴年五十髮多白  
屏絕婦人一意學清靜及踰八十髮乃黑顏如童稚  
信佛好善

五色雲氣

北涼沮渠蒙遜率步騎三萬伐禿髮禰檀次於西郡  
大風從西北來氣有五色俄而晝昏至顯美徒數千  
戶而還

元石神圖

蒙遜西祀金山遺渠沮廣宗率騎一萬襲烏啼焉大

捷而還蒙遜西至苦羞遺前將軍沮渠成都將騎五  
千襲卑和夷蒙遜率中軍三萬繼之卑和夷率衆迎  
降遂循海而西至鹽池祀西王母于寺中有元石神  
圖命其中書侍郎張穆賦焉銘之于寺前遂如金山  
而歸

### 青海凝冰

每歲長至前數日水無纖冰一夕聞轟轟大砲聲作  
自海中震天動地詰朝視之滿海凝冰如萬頃琉璃  
迨至立夏前數日轟響如前一宵凍解水光澄碧曾  
無點漸其節氣之驗若此

星宿海非黃河本源

青海直南穿一哈套峽由碧流渡越燈樓秦嶺過牛葛  
渡經熱水泉至木戶爾千有餘里皆荒草淖泥行者  
舉武卽有傾陷之虞過此則火敦腦兒卽星宿海也  
其味甘冽其色湛碧周約四百餘里有黃流如線入  
自坤地出于巽方一脈蜿蜒界乎其中雖大風鼓蕩  
不為少亂乃黃河之本派冷西岸折南為赴藏通塗  
于此渡河深不及馬腹濶僅數丈至東南出海處則  
浩浩漫漫非舟楫莫可濟者以此考之星宿海似非  
河源所謂伏而復出者也

星宿海奇觀

形如葫蘆腹東口西東南匯水汪洋西北亂泉星列  
合為一體狀如石榴迸子每月既即望之夕天開雲淨  
月上東山光浮水面就岸視之大海洋湧出一輪  
冰鏡億萬千百明泉掩映又似大珠小珠落玉盤也  
少焉風起波回銀絲散渙素練分裂眩目駭心真塞  
外奇觀也

青海異獸

青海住牧蒙古見海中有物牛身豹首白質黑文毛  
雜赤綠躍浪騰波迅如鷲鷗近岸見人即潛入水中

不知其為何獸也

### 青海龍駒

青海周回千餘里海內有小山每冬水合後以良牝馬置此山至來春收之馬皆有孕所生得駒號為龍種必多駿異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駿駒能日行千里世傳青海駿者是也

### 箏

箏秦聲也按禮樂記箏五弦筑聲今河湟諸處箏形如瑟磬者多能彈不知誰所改易也李斯諫逐客書云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鞀而歌呼鳴快耳者皆正秦

之聲也楊惲書云家本秦也能為秦聲魏文帝詩秦  
箏發新聲長笛吹清氣

### 琵琶

一名胡琴傅元琵琶賦序云世本不載作者故老云

漢送烏孫公主嫁昆彌念其行道悲哀使知音者裁  
箏筑篳篥之聲作馬上之樂以方語目之故云琵琶  
取易傳於外國也釋名琵琶本出胡中馬上所鼓也  
推手前曰琵引手却曰琶象其鼓時因以為名杜摯

云琵琶興於秦末苦長城役百姓強執鼓之唐明皇

嘗悅之楊妃每奏於梨園諸王貴主並為琵琶弟子

文宗內庫有琵琶二號大小忽雷時有內弟子鄭中  
丞好彈小忽雷既而中丞沒為梁師厚所得遇良辰  
彈於花下有黃門過而聽之曰此鄭中丞琵琶聲也  
聞於文帝帝喜遣遣中使召之後加賜賚今青海蒙古  
多喜此聲拂拭懸諸毳帳焉

### 大橫吹小橫吹

並以竹為之笛之類也昔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  
西京得摩訶兜勒二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  
八解以為武樂後漢以給邊將晉魏以來二十八解  
不存其所用者惟黃河隴頭水出關入關出塞入塞

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四曲唐樂所載大  
橫吹部有節鼓二十四曲小橫吹部有角笛簫笙  
篳桃皮膚篳六種曲名失傳今河湟謂之直笛

### 葱嶺西曲

唐禮樂志宣宗時有葱嶺西曲士子踰歌為隊其詞  
言葱嶺之民樂河湟故地歸唐也

### 崑崙觴

西陽雜俎魏賈鏘有蒼頭善別水常令乘小艇于黃  
河中流以麴瓠接河源水一日不過六七升經宿色  
如絳以釀酒名崑崙觴苦味世間所絕

藤杯

續博物志藤杯出西域藤大如臂葉似葛花如梧桐  
質堅可為杯以酌酒有文章映徹可愛質大如指  
味如豆蔻能消宿酒

氍毹

異物志西域大秦國壁繭織成氍毹以羣獸五色毛  
雜之為鳥獸人物草木雲氣千奇百怪上有鸚鵡遠  
望軒軒若飛其赤文白黑綠紅絳金縹碧黃十種色  
古樂府謂客上北堂坐氍毹及氍毹通俗文氍毹細者

謂之氍毹班超與弟固書月支氍毹大小相雜但細

好而已今湟中遠商名克什迷兒者狀貌類西洋人  
言伊國距此行二年常販西藏諸果暨紅黃香為生  
人見渠家有此物云

月支香

瑞應圖天漢二年月支國貢神香凡三枚狀如燕卵  
大如囊時適大疫使者請燒香一枚以辟疫氣病者  
皆起香聞百里積月不歇

靈劍

西陽雜俎云開元中河西騎將宋青春每陣常運劍  
大呼執馘而旋未嘗中鋒鏑西戎憚之一軍始賴焉

後吐蕃入寇獲生口數千軍帥令譯問衣大蟲皮者  
曰爾何不能害青春答曰常見青龍突陣而來兵刃  
所及若叩鋼鐵我以為神助將軍也青春乃知劍之  
有靈

古劍

明千戶李淳得古劍磨有異光出匣則鏗然有聲淳  
乃慷慨吟曰崑山一片剛磨作倚天劍若得試一用  
太平立可驗

安石榴

博物志陸機與弟雲書曰張騫為漢使外國十八年

得塗林安石榴種元稹詩何年安石國萬里貢榴花  
迢遞河源道固依漢使槎今西藏後阿里產榴實極  
佳或其地歟

崑崙玉李

抱朴子云五原蔡緹入山而還語其家人曰到崑崙  
山有玉李形如世間者但光明洞徹而堅以玉井水  
洗之便軟而可食

詩 藝文志 詩

西寧府

西海郡謠

晉人

朔馬心何悲念舊中必勞燕雀何徘徊意欲還故巢  
（按晉書呂光徙西海郡入于諸郡至是人謠云云遂相  
扇動復徙之樂都）

示從征羣臣

隋煬帝

肅肅秋風起悠悠行萬里萬里何所行橫漠築長城  
豈台小子智先聖之所營樹茲萬世策安此億兆生  
詎敢憚焦思高枕於上京北河秉武節千里捲戎旌

山川互出沒原野窮起忽撤金止行陣鳴鼓與士卒  
千乘萬騎動飲馬長城屬秋昏塞外雲霞暗關山月  
緣巖驛馬上乘空烽火發借問長城候單于入朝謁  
濁氣靜天山晨光照高關釋兵仍振旅要荒事方舉  
飲至告言旋功歸清廟前

石城山

史萬歲

石城門峻誰開闢更鼓誤聞風落石界天白嶺勝金  
湯鎮壓西南天半壁

渡北河

薛道衡

連旌映激浦疊鼓拂沙洲桃花長新浪竹箭下奔流

塞雲臨遠艦，胡風入陣樓。  
劔技蛟將出，驂鶩龜欲浮。  
鴈書立終效，燕相果封侯。  
勿恨關河遠，且寬邊地愁。

從軍

唐虞世南

塗山烽候驚，珥節度龍城。  
冀馬樓蘭將，燕犀上谷兵。  
劍~~寒~~花不落，弓曉月逾明。  
凜凜嚴霜節，永壯黃河絕。  
蔽日卷征蓬，浮天散飛雪。  
全兵值月滿，精騎乘膠~~折~~。  
結髮早驅馳，辛勤事旌麾。  
馬凍重關冷，輪摧九折危。  
獨有西山將，年年屬數奇。

邊城

張賓王

紫塞流沙北，黃圖灞水東。  
一朝辭俎豆，萬里逐沙蓬。

候月恒持滿，尋源屢鑿空。  
野昏邊氣合，烽迥戍煙通。  
齊力風塵倦，疆場歲月窮。  
河流控積石，山路遠崆峒。  
壯志凌蒼兕，精誠貫白虹。  
君恩如何報，龍劍有雌雄。

塞垣

崔

融

疾風卷溟海，萬里揚沙礫。  
仰望不見天，昏昏竟朝夕。  
是時軍兩進，東拒復西敵。  
蔽山張旂鼓，間道潛鋒鏑。  
精騎突曉圍，奇兵襲暗壁。  
十月邊塞寒，四山互陰積。  
雨雪鴈南飛，風塵景西迫。  
昔我事討論，未嘗忘經籍。  
一朝棄筆硯，十年操矛戟。  
要黃河誓須勒，燕山石  
可嗟牧羊臣，海外久為客。

西征軍行遇風

北風卷塵沙左右不相識  
颯颯吹萬里昏昏同一色  
馬煩不教進入急未遑  
食草木春更悲天景晝相匿  
夙齡慕忠勇雅尚存孤直  
覽史懷浸驕讀詩嘆孔棘  
及茲戎旅地忝從書記職  
兵氣騰北荒軍聲振西極  
坐覺威靈遠行看氛祲息  
愚臣何以報倚馬申徵力

從軍

穹廬雜種亂金方  
五將神兵下玉堂  
天子旌旂過細柳  
匈奴運數盡枯楊  
關頭落日橫西嶺  
塞下凝雲斷北荒  
漠漠邊塵飛象鳥  
昏昏朔氣聚羣羊  
依稀蜀杖

迷新竹髻鬢胡牀識故桑臨海舊來聞驃騎尋河本  
自有中郎坐看戰壁為平土近待軍營作破羌

送和蕃使

杜審言

使出鳳凰池京師陽春晚聖朝尚邊策詔諭兵戈偃  
拜手明光殿搖心上林苑種落躅青羌關山度赤坂  
疆場及無事雅歌而餐飯寧獨息和戎更當封定遠

塞外三首

鄭愔

陽鳥南飛夜陰山北地寒漢家征戍客年歲在樓蘭  
玉塞朔風起金河秋月圓邊聲入鼓吹霜氣下旌竿  
海外歸書斷天涯旅鬢殘子卿猶奉使恒向節旄看

塞外蕭條望征人此路賒邊聲亂朔馬秋色引胡笳  
遙嶂侵歸日長城帶晚霞斷蓬飛古戍連雁聚寒沙  
海暗雲無葉山春雪作花丈夫期報主萬里獨辭家  
荒壘三秋夕窮郊萬里平海陰凝獨樹日氣下連營  
戎旆霜旄重邊表夜更輕將軍猶轉戰都尉不成名  
折柳悲春曲吹笳斷夜聲明年漢使返須築受降城

送大夫再使吐蕃

張說

天戎廢東獻漢使馳西極長策問酋渠猜沮自夷殛  
容髮徂邊歲旌表蔽海色五年一見家妻子不相識  
武庫兵猶動金方事未息遠圖待才智苦節輸筋力

脫刀贈分手書帶加餐食知君萬里侯立功在異域

奉和送金城公主入西蕃應制

青海和親日潢星出降時戎王子塔禮漢國舅家慈

春野開離宴雲天氣別詞空彈馬上曲詎減鳳樓思

又

劉憲

外館踰河右行營指路岐和親悲遠嫁忍淚泣將離

旌旆羌風引軒車漢月隨那堪馬上曲時向管中吹

送金城公主和親

趙彦昭

聖后經綸遠謀臣計畫多受降追漢策築館許戎和

俗化鳥孫壘春生積石河六龍今出饒雙鶴願為歌

又

韋元旦

柔遠安夷俗  
扣親重漢年  
軍容旌節送  
國命錦車傳  
琴曲悲千里  
簫聲戀九天  
唯應漢西月  
來就掌珠圓

送人使河源

校對記  
七四

議、辨、對

考、銘、頌

贊、雜記